

# 收藏老房子

文/陈丹燕

我从1992年开始写上海的故事,那个时候上海远远不是像现在这样风光,急剧地发展。我开始写《上海的风花雪月》,去了武康路,靠近武康路的人行道有一个小小的圆圆的阳台,被常青藤环绕着,我从小生活在那里。和我一样小时候在那里长大的人,把那阳台叫做“罗密欧的阳台”。想象如果莎士比亚的戏在徐汇区上演,那阳台应该是罗密欧爬上去找朱丽叶的阳台。

后来报社的记者找到我说,收到读者来信,说这个房子的阳台要被改掉了,房主要把常青藤全部剪掉,变成一个光秃秃的阳台。读者就希望报社能够出面干涉。这个读者说了句非常动人的话,我觉得是他教育了我。他说这房子现在卖给了一个台湾人,变成私产了,他有权处理这个房子的一切,但是这个房子在武康路上形成的景观,是我们武康路的居民共同的景观,是我们共同的城市遗产,应该受到尊重。这是让我一直记得的话。

我此后写的六本书,都是非虚构的上海故事。当时我是徐汇区的人大代表,就写了一封信给徐汇区的房地局,问房地局能不能出面保护。

朱局长也是人大代表,当时他

已在做提案,希望人大能够通过一个地方法律,建立上海12片历史风貌保护区。他对我说:“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,所以我们来试试看,能不能把这个景观留下来。”后来我们把这个阳台保护下来了。但是常春藤,因为房主怕会招很多虫子,所以还是剪掉了。阳台的外面围了电网,他还是怕像罗密欧这样浪漫的贼爬到他家里偷东西。这个景观其实是被破坏了,只留下一个阳台。

接下来我想讲第二个故事,是我写《外滩,影象与传奇》时发生的。我开始访问外滩的黄浦江建筑,去了浦发银行。浦发银行从前是汇丰银行,浦发银行拿到了汇丰银行的大楼,改造中发现,门厅里面有壁画,是汇丰银行时代的壁画。浦发银行做了一件大事,就是让这壁画重见天日,但修复过程中,把壁画当中镶嵌的汇丰银行原来的标志全部铲除,原处安上浦发银行的标志。大家看这壁画便可知,它们是非常典型的海事时代的遗物,四海之内皆兄弟,也就是我们的历史书上讲的殖民时代的航海、拓展,向东方殖民的时代,这样一个银行标志,有非常鲜明的时代性。浦发银行把自己的LOGO嵌在

这样的画当中,这是我不理解的行为。

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故事?可以看出,我们很难尊重历史,特别是对个人历史的尊重,对本地历史的尊重。好像我们可以随便地改变它,随意加上这个时代想要加上的东西,一点都不害怕委屈了历史原貌。然后我们也不尊重个人的感受。

曾经有一个讨论,是关于非虚构的写作当中,对个人历史的写作有没有正当性,有一个说法就是没有正当性,因为我们需要描写国家和民族的历史。在我看来这种想法非常武断和独断。

在老房子的收藏上,不懂得尊重个体性和历史原貌,那就没有保护。没有对历史的尊重就没有收藏。

我一直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么轻易地不尊重个人的感受,不尊重地方的历史。

还有我一直非常难受的例子。现在的半岛酒店,曾经是50年代的上海友谊商店,上海1842年作为一个通商口岸城市开放,1949年逐渐慢慢关闭。以后,上海这个城市像中国的内陆城市一样,和外界没有什么联系,当时只有唯一的窗口,

就是友谊商店。这友谊商店的位置非常有趣,就在外滩公园的对面。在1926年以前,外滩公园是不对华人开放的。在1958年以后,友谊商店也不对中国人开放,只对外国专家、领馆人员开放。我觉得这是外滩的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点,在某一个阶段,或者说某一个年代,它总有一些地方不对本地人开放。

因为外滩要恢复原貌,友谊商店要被拆除,造半岛酒店。于是我们看到历史在这里重复:在1950年以后,人们不尊重租界时代的历史和景观。在1990年以后,人们同样不尊重红色中国时代的历史和景观。在我看来,它们同样是上海的地方历史,历史不是跳着走的,而是像流水一样流过来的,不可以把流水的中间一段切断,让它直接跳过去。

老房子的增值跟传统的古董增值不一样的地方,是老房子和这个城市的历史、景观联系在一起。不是个人的收藏,是为整个城市做收藏。老房子的收藏者应该有一点英雄主义情怀。■

# 紫禁城的午门童话

文/吴湘云

那天下午,一点半出发,定淮门——淮滨路——姜家园路——挹江门。到了挹江门,顺着中山北路,在鼓楼接着上中山路,在新街口东拐至中山东路。一路骑在如伞的梧桐树下,轻快凉爽,看了一路的民国时期的建筑,先写写明故宫的午门童话。

明故宫遗址现在被中山东路分为南北两部分,是以前的宫城——紫禁城。北边的遗址除了一些遗存的石头是一个大广场,是市民一年四季放风筝的好地方,是皇帝以前议政的地方和皇宫成员生活的地方。午朝门公园的故宫遗址在中山南路的南边,在仅存的宫殿巨大石础间走走,从偌大的石础可想而知当时的宫殿有多么宏大。有个花鸟石刻比较完整,在公园一进门的地方,如今像是照壁,不知原来在这“紫禁城”里是什么功能。我坐在长椅上歇歇,旁边是明成祖朱棣接见过渤泥国王麻那惹加的大殿,看着面前的一堆石头,脑子里应该想些什么却什么都想不起来,鸟在叫,那边一群退休的人在唱歌跳舞……

从奉天门青石大道到金水河,五道金水桥微微躬着脊梁载着皇帝大臣在这里迎送宾客。午门,仅存了城门,城门上的五凤楼早不见了踪影,中间有三个门,正中的可以通行,午门曾是传达圣旨及朝廷文告的地方,也是皇帝处罚大臣的“廷杖”之地,当初,廷杖时可穿戴整齐被打屁股,不知可以呼喊否。

午门城墙基础的青石雕刻大气精致,看着那些细节,血液从心脏飞快流向大脑涌向眼睛。顺着它们向西看过去,听到一个童声。到那里一看,石槛上坐着两个女人,在听站在一块小石头上的小女孩讲故事,我边拍照片边听,讲的是白雪公主的故事。一块不足方尺的石头俨然是个舞台,她有声有色地在背诵童话,右手手指拽着橙色T恤的边角。穿蓝色T恤的男孩在旁边挥着羽毛球拍,貌似不经意其实侧着身体竖着耳朵在听。等我拍了一圈,看到那个“蓝衣王子”也站到了那块小石头上背诵故事。

这紫禁城里以前真的住着皇帝皇后公主和皇子。那个马皇后——大脚马娘娘辅佐朱元璋一路打江山,马皇后生病后,朱元璋杀了很多治不好马皇后的御医,马皇后后来拒绝治病以免御医被杀。马皇后的很多美德和故事在民间流传,《明史》赞扬马皇后“母仪天下,慈德昭彰”。还有个马皇后,是朱元璋孙子建文帝的妻子,燕王朱棣攻进皇城,建文帝举火烧了一些宫殿并失踪,马皇后也自焚而亡。宫城,第一次毁在建文帝的火中,第二次毁在太平天国的兵火中。皇子间的故事充满了权力的倾轧和刀光剑影。那时的宫城里住着一些公主,公主皇子们没有留下可以传诵的童话。■



婺源石城晨曲  
摄/耕夫

# 模型历史和古迹新造

文/原小民

几百年风雨战乱过来的城垛残垣,两边补接上新砖砌成的新城墙和城门,看似还原了古人的初造,其实就好比一件传代的织锦丝绵背心,硬接上两个化纤的确良袖子。

文物古迹的沧桑面容,刻下祖先英灵的脉动和一路走来的足印。时间和岁月是唯一不能复制的东西。做一个新的,那是拍戏的布景道具,是被模型的历史。民族的生息劳作,古迹文物,是最好的物证,是留予后人的智慧和精神遗产。我们惊叹秦砖汉瓦周鼎徽雕之雄浑壮美,精致传神,也顿足痛惜无数绝世瑰宝的毁弃流失。大凡古迹的损毁,不外战火摧残、外夷抢掠、自然灾害和时间的风蚀。而自己拆除,则是忘祖的愚行。我们耿耿于怀人家烧了咱圆明园,难道我们自己就

没拆城墙破四旧?就没拿钢铁玻璃混凝土替换掉无数老宅园林古井幽巷?

遍及欧洲大小城垣的历代建筑,其精美多样举世闻名。资料显示,二战期间欧洲战场敌对双方都不约而同“炮下留情”,使多数经典建筑幸存。记得电影《列宁在十月》里,工人纠察队长率兵冲进皇宫时,嘱咐要保护宫中艺术品……见过一张环巴黎360°全景照片,自豪地展示了没有一幢现代新式高楼建筑的巴黎,保留了巴黎建市以来各时代的古典建筑。法国从18世纪末起,就开始有了遗产保护的概念。1913年12月31日,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意义的遗产保护法律《历史古迹保护法》诞生在法国。1977年,时任总统德斯坦主持制定法规,限

制巴黎市区的建筑不得超过37米高。巴黎人建凡尔赛宫用了50年,荣军院用了36年,而巴黎圣母院,前后用了近200年。我亲眼看到罗马全城遍布千年风雨的残墙断壁,无一狗尾续貂,添砖加瓦。亲眼看到雅典老城数百年大理石人行道完好无损,缺胳膊断腿的古希腊雕像用白石膏填补缺损支撑,老老实实忠于缺损。法国等国家修复古迹“修旧如旧”后面还有一句话:“宁缺不补。”意思是找不到原来样子的材料和技术,宁愿不修。这就叫尊重历史,珍爱遗产。

在西方很多国家都有专门保养和修缮古迹的技术产业,修缮的原则是只修不拆,严格保持原貌,包括每一个细节,一点都不能含糊。

有人认为,我们的破房子没有

特色,不值得保留,这话仅对了一半。不信你到爱琴海上的小岛去看看,人家希腊人的“破房子”比夫子庙的破房子还简陋。人家用国旗的颜色,全刷上一色的“希腊白”,再涂上海蓝色,那些门窗、楼梯、台阶,迷死了全球的游客!

当我们想起保护传统的时候,已犯下了太多的不可挽回的错误,旧的东西毁一件少一件。有银子,什么东西都可以造出来,唯独造不出时间。

曾有报道,联合国有关人士来我居住的城市,被邀请登高远望。人家推开窗子,转身委婉地发问:请问先生,我看见的城市,哪一点特征证明我来到了一个历史文化名城? ■